

八公分村的笔墨回响

——我与乡土作家黄孝纪的八年之交

唐晓君



黄孝纪。

通讯员 摄

与黄孝纪结缘,已8年有余。

那是2017年5月,因手头有部书稿,遂在图书出版之类的QQ群咨询。恰巧,他拿着散文集样张也在群里,找人看稿。也许同病相怜,抑或机缘巧合,便添加为好友,有事无事时,相互通报一些信息。后来得知,我们都是湖南人,他老家郴州永兴,我老家永州江华。其时,我们均远离故土,在外为稻粱谋。

黄孝纪1969年出生,长我两岁。1989年7月,他从省建筑学校毕业,分配到濒临倒闭的县建材厂工作。我从道县师范学校毕业,被安排在乡下一所小学任教,离老家有百来里。

因有文学滋润,20岁的黄孝纪忘记了工作的无望,淡去了生活的愁苦。故乡的风物和乡情,成了他写作的素材。1990年春,《湖南文学》杂志举办文学创作征文活动,他把一首题为《早春》的十四行诗寄去,获得了优秀奖。此时,我与几个诗歌发烧友办起了大荒坪诗社,印出一期期散发油墨香气的诗刊,寄送给诗歌爱好者。

1990年暑假,黄孝纪参加工作一年之际,县建材厂停产,工人们纷纷到外面找活路,他也不例外。回想起那段时光,他说:“那时家境很穷,为了吃饭,我不得不离开工厂,回到了农村家

乡,一面从事农活,一面等待时机另寻出路。”

之后几年,黄孝纪奔波于湖南与广东之间。无论在工地砌砖挑泥做苦力,还是在农村插田挑粪干农活;无论在不同的工厂打零工,还是借用到乡镇做规划……他总是把《叶赛宁诗选》搂在怀里,不时地翻开读读。那一首首饱经忧患的诗歌,从他心底流淌到笔尖,最后成了他的首部诗集《南游集》。多年后,母亲去世,他将这本诗集盖在了母亲脸上。这期间,我虽已从乡下小学调入镇中学,也陷入了人生迷

茫。写诗歌无甚进步,钻研教学论文发表太难,偶尔写的一些小言论、短消息、人生感悟却出乎意外地登上了《湖南日报》《年轻人》等报刊。1994年初,《江华周报》复刊,面向全县选拔4名编辑记者,我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。

2006年3月初,黄孝纪和妻子带着小孩到医院看病。在医生办公桌上,一张《郴州广播电视台报》头版下面一则招聘启事,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粗略一看,完全符合报考条件,窃喜。再一看,还在有效期内,不禁喜出望外,下午就赶去报了名。参加招聘者的有近百人,经过笔试和面试后,最终只有他一人被录用。5年记者生涯,他出版了《红尘印记》《走过风雨》《告别昨日》三部新闻作品集。其时,我在县里、市里从事新闻宣传和管理,淹没在没完没了的会议、报告之中,文学被搁置一边。

2011年3月,黄孝纪从报社辞职,怀揣“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”,远赴经济发达的浙江义乌。

在浙江八年,黄孝纪坚持每天凌晨四点起床,写到八点再去上班。起初,他的散文陆续在《湖南日报》《湖南文学》等报刊发表。他觉得创作还不成系统,于是开始思考将故乡题材创作进行系列化分类,就像开发一处富矿,要有序开采,才不会浪费资源。2018年1月,黄孝纪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》由天地出版社出版,一举获得孙犁散文奖。一年后出版

的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。

2019年是个丰收年,黄孝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陆续出版《老去的村庄》《八公分的时光》《故园农事》等散文集。《一个村庄的食单》获冰心散文奖。而我碌碌无为,辗转在记者站、旅游公司、房地产公司之间,直到2017年5月与他结识,才重拾起文学的信心,一些散文、诗歌在《三月三》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发表,或在各级各类征文中获奖。

2024年4月13日,全国首家地市级农民作家协会在永州成立,黄孝纪与我应邀参加。他鼓励我坚持写作,还建议我写写书评,可以帮助我牵线搭桥,我满口应允。不久后一本本书寄来,我的10余篇书评在各类报刊陆续刊发。7月,黄孝纪《庄稼人》一书出版发行,第一时间寄给我,我写的书评也很快见报端。是年,我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。

至此,黄孝纪用12年时间,以家乡八公分村为样本写了10本书150万字,在散文界声名鹊起。他笔下的家乡人物、器物、食物、生物、节庆、民俗等,展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乡村风貌和变迁,勾勒出一幅中国南方农村的时代画卷。

(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;黄孝纪,知名乡土文学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篾匠陈叔

陈玮佳

陈叔的篾匠铺子就在古镇的老街口,门口挂着块褪了色的木牌,上面用红漆写着“陈氏篾艺”,虽不显眼,却是镇上的老招牌。

陈叔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,戴着老花镜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,袖口挽着,露出胳膊上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,那都是年轻时学手艺留下的。我说来意后,陈叔放下手中的活,从铺子里拿出几个竹篮让我选。“你要是不急着要,我给你现编一个,保证合你心意。”我说可以,陈叔就开始劈篾条。他的动作熟练而沉稳,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。

等待的过程中,我和陈叔攀谈起来。陈叔的手艺是家传的。他父亲年轻时在江南学的篾艺,后来辗转到了我们镇,靠编竹篮、竹筐养家。陈叔十三岁就跟着父亲学手艺,手上被篾刀划得满是口子,鲜血直流也不敢喊疼。父亲常对他说:“编竹器就像做人,得用心,每一根篾条都要选好、劈匀,不然编出来的东西不结实,也对不起买的人。”

做篾活是个细致活,讲究“选、劈、刮、编”四道关键工序。陈叔说选竹有个诀窍,他会用手指敲敲竹身,听声音判断竹子的好坏,声音清脆的就是好竹,沉闷的则不行。劈竹更是考验功夫,手持篾刀,对准竹节处轻轻一劈,竹子就顺着纹路裂开,再把裂开的竹片剪成粗细均匀的篾条。剖篾条时,他用特制的刮刀将篾条表面的毛刺刮掉,让篾条光滑细腻,摸起来不扎手。

说话间,陈叔已用支撑篾先搭出竹器的架子,接着用细篾一层层往上编织。篾条在手中,好似灵动的彩绸,来回穿梭。他十指在竹篾中间,或按,或拉,或放,或紧,那些篾条仿佛有了灵气,手指变动之间各归其位。把支撑篾竹片用火烤软,往竹器身上一固定,竹器就变得牢牢实实的。最后用细篾编了提手,穿过支撑篾,一个精致耐用的竹器就编成了。

陈叔还有一手绝活——编小玩意。用薄得透光的黄篾编蜻蜓、编青蛙、编蝴蝶……只要见过的东西他大多都能编出来。他说一般不展露这门手艺,除非有他特别待见的小孩,缠着他编一个,他才肯动手。

陈叔说:“编竹器是个良心活,不能偷工减料,不然砸了自己的招牌事小,对不起人家的信任事大。”有一次,一个顾客订做了十个竹筐,用来装水果,陈叔发现其中一根竹条有瑕疵,虽然不影响使用,但他还是重新劈了一根竹条,把这个竹筐拆了重编。顾客知道后,感动得不行,之后每次需要竹器,都会来找陈叔。

随着塑料制品的普及,买竹器的人越来越少了。陈叔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,以前每天能编好几个竹篮,现在几天也卖不出去一个。现在整个镇里都难寻几个会篾艺的老工匠了,只有陈叔还守着他的篾匠铺子。他说:“这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,不能在我手里断了。”为了维持生计,陈叔在铺子里也卖些塑料盆、塑料筐,但他从不推荐顾客买这些,总是说:“竹器虽然贵点,但结实耐用,还环保,用个十年八年都没问题。”

陈叔告诉我,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竹编的工艺品,特别是这几年古镇搞旅游开发,来他这里购买竹器的游客越来越多。他也打算让小孩帮忙拍一些短视频,让更多的人了解篾艺。他还说,要是有年轻人愿意学篾艺,他愿意免费教,只要能把这手艺传下去,他就满足了。

看着陈叔专注编竹篮的样子,我忽然觉得,他编的不只是竹器,更是对非遗的坚守,对匠心的传承。

触摸五千年前的江风

王双发

五道水

向延波

几乎每年夏天,我都会带家人去五道水住上一两个晚上。

这个湘鄂边界上的小镇,隐居在大山的褶皱里。“五”是概词,顾名思义,小镇当地溪流纵横。四条百米小街弥漫人间烟火气,袖珍,精致,宁谧,超然世外。五道水镇是澧水的发源地,也处在八大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边缘。

走在这样的小镇上,一颗嘈杂的心随着脚步的放慢渐渐沉静下来,断断续续的青石板,一页一页翻阅着过往,沧桑古朴,包浆锃亮。不知不觉已到小街尽头,青山满目,倏忽间人生百年过去,世事流转无常。扭头走向另一条小街,烟火重现人间,大有人生洗尽铅华、从头再来的感觉。

五道水镇的灵魂是水。每一条溪流都水清沙白。树荫下,泉眼边,鱼戏其间,“皆若空游无所依”。

五道水的水饱含艺术成分。七眼泉边,灵感迸发,七窍出水,洋洋洒洒,下笔万言,像个散文大家。如果说每个泉口都是短章,汇聚起来就是鸿篇巨著。长潭沟是工笔画家,有一颗专注的艺术心,不蔓不枝,不急不躁,潺潺涓涓,一生都在修炼自己的沉静之美。而岔角溪的水则是张旭和怀素的狂草,狷介,率性,从泉眼奔涌而出,奔突而去,泼墨飞白,纵然溪中乱石也不能遏止它的激情。鵝雀洞是浪漫主义的行吟歌手,一段舒缓,一段湍急,一段低回,一段高亢,环环相扣。最喜欢汪家坪的水潭,深邃,幽静,每一口深潭都是智者的眼神,一眼洞穿千年。

一棵百年老树端坐在小镇正中,老树的正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面馆,一年四季坐满了食客,馋人的青椒肉丝等臊子推成尖儿。穿镇而过的湘川古盐道上的贩夫走卒们,在这里补充能量。

若要大快朵颐,得去七眼泉边的那家小店。野店无幌,只有门楣上用木炭头歪扭扭地写着“七眼泉餐馆”。进门,设施十分简陋,却洁净异常。几把靠背松木小椅围着一个土家火塘,火塘上方是黢黑的竹筒,如果是冬天,竹筒上方必是密密匝匝的腊肉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,皮肤白皙,精明利索,“吃饭喽?”来往的大多是回头客,我这头一回去的新客,让她有些发愣。

生了火,她扬起嗓子吆喝一声,一个粗壮汉子便从绿茵茵的地里钻出来。不用过多言语,他放下了锄头,在溪里洗净了手脚。就是这样一个粗壮汉子却炒得一手好菜,而且远近有名。肉是当地包谷野草饲养长大的土猪,久违的味道直扑味蕾;小磨豆腐清香水嫩,入口即化……老板娘的热情也已全盘激活,眉眼动人,将木椅和餐具擦了又擦,还忙不迭地将小碗配菜送上来……

五道水的月亮是善解人意的。那一夜,一家子住在老树桥头的“民族旅店”,枕着溪声入眠。半夜如厕,只见窗外亮如白昼,圆月像水洗过一样干净。溪声十里,月光如银,任由那纤尘不染的光华照进心底,照在妻儿恬静的脸上,照进那均匀的呼吸里……

里曾有朱砂铺底,还有鹅卵石堆塑的鸟形图案。”虽已过千年,朱砂早已褪成暗褐,鹅卵石也已与泥土相融,但仍能想见先民的郑重。他们以水泽灵鸟为图腾,用朱砂寄托哀思,让逝者的头颅朝向江水来的东北方,也朝向日出的方向,仿佛在期盼生命与自然的轮回。

不远处的简易展柜里,遗址出土的玉器静静陈列。月牙形的玉璜泛着淡绿的柔光,边缘细如针鼻的钻孔,不知耗费了先民多少日夜,以砂为砾、以水为媒,才磨出这般精巧物事;玉玦卧在丝绒衬里上,圆润的弧度像扣住了一汪五千年前的月光,温润得能映出人影。这些玉器当年曾贴在墓主的额头、胸口,不是寻常的装饰,而是身份的象征、信仰的载体,藏着先民对天地的敬畏。

陶片是遗址里最常见的遗存,碎成小块的鼎足、豆柄等,带着弦纹、锥刺纹的陶腹,被小心收在纸箱中。捏起一片夹砂红陶,粗粝的质地里藏着规整的纹路,一圈圈弦纹是制陶人指尖绕出的韵律,镂孔纹样像极了乡间老篾匠编的竹篮,拙朴中透着巧思。闭上眼,仿佛看见五千年前的黄家堰。

蹲在墓葬区边缘,初冬的阳光斜斜地落在规整的土坑轮廓上,给青灰色的坑壁镀上一层淡金。56座墓坑,像一枚枚指向远古的指针,在泥土中定格着五千年前的晨昏。文保员指着一处坑沿说:“你看,这

锋的刃口闪着寒光,劈开湖边的芦苇,耕过湖畔的土地,也研来烧陶的柴薪,烟火气在水泽上空袅袅升起。

站在遗址中央,四野寂静,只有风穿过田埂的声响,混着武昌湖淡淡的水汽。远处的湖面泛着初冬的冷光,岸边的芦苇荡一片枯黄,却仍能想象五千年前这里的生机。先民们逐水而居,在长江北岸的平原上,用石器开垦土地,用陶器盛放生活,用玉器敬天祭地,把日子过成了水边的蒲草,柔韧而绵长。

黄家堰不是孤例,它与汪洋遗址等史前

遗存,像散落在望江大地上的珠串,串起皖西南远古文明的脉络,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,

只有最朴素的生存智慧:春耕夏耘,秋收冬藏,生老病死,敬天法祖。

离开时,初冬的太阳洒落在武昌湖上。忽然明白,那些五千年前的先民,早已把骨骼、手艺与信仰,化作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。今日望江农人在田埂上耕种的身影、武昌湖滋养的两岸生生灵的水波,甚至泥土里偶然拾得的陶片,都是文明的延续。

回望黄家堰,它没有宏伟的建筑,没有华丽的陈列,只有一方静默的土地,却让我在初冬的寒风中,触摸到了最真实的远古。

悠悠春陵水,是从蓝山深处来的旅人。它从人形山的脊背上滑落,像一匹初醒的绢,清凌凌的,亮莹莹的。起初是匆匆的,仿佛还带着山巅未化尽的雪意,带着峡谷深处青苔与蕨类的梦。可一踏入嘉禾的边境——只那么一步,天地忽然就宽了,它的步子也跟着软了,慢了,悠悠地,像被谁轻轻挽住了手腕。

是嘉禾太温柔了吗?这里的人,把日子过得像一场不散的宴——灶膛里爆出一把辣子的香,瓷碗里斟满酒的醇厚。这远行的游子啊,哪里经得住这样的热情?三杯两盏下去,脚底便仿佛踩着了云,身子也微微地晃,一步深,一步浅,竟在平野上走出一段柔软的“S”路来。那水流声也变了,不再是冷冷的清响,倒像是带着笑意的、微醺的喘息。

可嘉禾的妙处,原不止于酒。真正让它醒转过来的,是那从青青田梗边、从吊脚楼的窗格里,悠悠飘出来的《伴嫁歌》。那歌声,清清亮亮的,像一股穿林而来的山风,带着露水的凉意,轻轻拂过它发烫的额角。酒醒了,醉意散作两岸淡淡的晨雾。它揉了揉迷蒙的眼,这才看清——原来这一路,竟走在

画里。

“仙人摆渡”的巨石,在烟霭中静静地悬着,仿佛下一秒就要启航;“太公钓鱼”的孤影,在晨光里垂着千年的寂寥。山是静的,石是奇的,时光在这里叠成了一册看不完的连环画。而最让它屏息的,是那一眼的“珠泉”。千万颗晶莹的水泡,从地心深处涌上来,争着、挤着,在水面绽开一朵朵剔透的玉花,像

悠
悠
春
陵
水

罗宇

随着塑料制品的普及,买竹器的人越来越少。陈叔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,以前每天能编好几个竹篮,现在几天也卖不出去一个。现在整个镇里都难寻几个会篾艺的老工匠了,只有陈叔还守着他的篾匠铺子。他说:“这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,不能在我手里断了。”为了维持生计,陈叔在铺子里也卖些塑料盆、塑料筐,但他从不推荐顾客买这些,总是说:“竹器虽然贵点,但结实耐用,还环保,用个十年八年都没问题。”

陈叔告诉我,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竹编的工艺品,特别是这几年古镇搞旅游开发,来他这里购买竹器的游客越来越多。他也打算让小孩帮忙拍一些短视频,让更多的人了解篾艺。他还说,要是有年轻人愿意学篾艺,他愿意免费教,只要能把这手艺传下去,他就满足了。

看着陈叔专注编竹篮的样子,我忽然觉得,他编的不只是竹器,更是对非遗的坚守,对匠心的传承。